

學校名稱：私立曉明女中  
年 級：一年級  
班 級：高一甲  
科 別：  
名 次：特優  
作 者：李僑諦  
參賽標題：鱷魚與我  
書籍 ISBN：9767108787  
中文書名：鱷魚手記  
原文書名：  
書籍作者：邱妙津  
出版單位：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年月：2018 年 09 月 25 日  
版 次：初版

### 一、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：

本書為作者邱妙津首部長篇小說，背景設定為大學生活，以生活手記為形式寫成。本書甫發行即震驚文壇，書中「鱷魚」、「拉子」等詞也沿為女同志自稱用語，為台灣二十世紀末不應忽視的同志文學收穫。

邱妙津，台灣彰化人，1991 年畢業於台大心理系，後留學法國。1995 年與巴黎自殺身亡，得年 26 歲。著有《鱷魚手記》、《蒙馬特遺書》等，對華語同志文學發展有深遠影響。

### 二、內容摘錄：

「我不可能永遠擁有一件美的東西，甚至記憶也不能，即使我在愛它。就是因為美有它的自然生命。如果我想永遠擁有它，就會扼殺了它的美。」我決定將你從我心裡放開，分離的儀式對美是必然的，美不能被永恆保存，只有放棄美轉為善時，才會流進永恆裡。(p. 194)

並且，人類說我是最幸福的，我脖子上掛滿最高級的幸福名牌，如果我不對著鏡頭做滿足式的表情，他們會傷心。(p. 18)

### 三、我的觀點：

本書以主角拉子與其所愛之人水伶的悲戀，呈現當代女同志在情慾中掙扎的痛苦，並穿插關於鱷魚的故事。鱷魚給予人們的形象常是兇猛而冷血，然而書中的鱷魚卻是生性害羞、逗趣且可愛，需披著人皮方能於人類世界存活。而「鱷魚」即是象徵著在異性戀主流社會中生活、苦於偽裝的同志。

拉子深知自己是條鱷魚。她恐懼自己鱷魚的原貌，不要水伶來愛她、揭發她的真面目，她認為這份愛是罪惡，終將導向毀滅。這種對於愛慾的罪惡與恐懼感即便於今日看待，仍能使性少數族群產生共鳴。

猶記三年前同婚公投結果的七百多萬張反對票，戳破我對現代社會已然平等且文明的夢幻想像，結果投票出爐那夜只得聚於網路相互安慰。雖然同婚專法已通過、多元性別及性傾向漸受尊重，但傷害未必減免，卻的確依然存在。張亦絢形容《鱷魚手記》中有著樸素的、宿命般的痛苦，若她在十三、五歲讀會很有感觸，此番話我實感認同。十四歲時我初閱本書，總感覺在拉子身上看見自己，正是那些傷害（無論直接間接）在我心埋下毒種，待心田足夠豐腴綻放出青春之花，毒種也發芽，掠奪花的養分肆意生長，我中毒，毒即為拉子也擁有的那種罪惡與恐懼感。

這樣的毒不僅源於異性戀主流對性少數的壓迫，亦肇因於父權社會加諸女性的枷鎖。

此書引我深思的其中一段，是拉子寫給水伶的信中提到水伶與自己性質不同，水伶仍屬於社會認可的「正常女性」範疇，並希望水伶重回異性戀社會。拉子認為水伶愛女人不過出於包容心，且是以陰性的母體在愛，相反的自己是變質的陽性肉體，如同男性般慾望她。拉子如此期待、對待水伶，使我聯想及台灣女同志關係中的 T 與婆。拉子的角色類似 T，為關係中較陽剛的一方。T 的模樣時常是中性，甚至極似刻板印象中男性的，而婆通常陰柔，舉止打扮符合女性化一詞。早期一陰一陽的 T 婆組合是女同志社會中的主流，許多議題由此萌生。我曾在瀏覽女同志網路論壇時看過一篇掀起熱議的文章，發文者定義自己為 T，慾望對象為婆，文中認為婆儘管看似能愛女人（在此指 T）卻可能隨時拋棄愛她的 T 於不顧投奔男性懷抱，「回歸」異性戀社會。此文直接地質疑婆的女同志認同，字裡行間像在對婆哀嚎「你不夠愛女人！」，這與拉子認為水伶能重回異性戀社會是相同的。但真是如此嗎？若說拉子是徹頭徹尾的怪物、鱷魚，水伶則是能變色隱身的變色龍，然而即使能隱沒入人群，本質上仍是爬蟲類而非人啊！

要說《鱷魚手記》帶給我的收穫，除了使我對當代同志族群所受之社會壓力多一份理解，更多的是對於愛與被愛的警惕。拉子希望水伶適度、不過分地努力愛一個人，如此才能知道現實中對待對方的最好方式，也才足夠使人有動力盡力善待對方。我認為這樣適度的愛不僅適用於戀人，而是適用於任何關係，過分地愛牽連強烈的控制和佔有，終將招致毀滅。人與人之間不可能百分百相互理解，因此愛之施與受的份量拿捏需慎重，方能彼此善待，實踐較為理想的愛的模式。

四、討論議題：

所謂適度的愛，是可能實現的嗎？